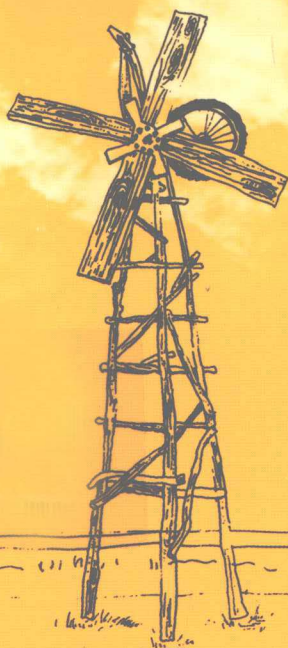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驭风少年

[马拉维] 威廉·坎宽巴 著 陈杰 译
[美] 布赖恩·米勒



南海出版公司



驭风少年

[马拉维] 威廉·坎宽巴 著 陈杰 译
[美] 布赖恩·米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驭风少年 / (马拉维)坎宽巴, (美)米勒著; 陈杰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7

ISBN 978-7-5442-6056-5

I. ①驭… II. ①坎… ②米…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马拉维-现代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472.45②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058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7

THE BOY WHO HARNESSSED THE WIND by William Kamkwamba and Bryan Mealer
Copyright © 2009 by William Kamkwamba and Bryan Meal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驭风少年

〔马拉维〕威廉·坎宽巴〔美〕布赖恩·米勒 著
陈杰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刘文茵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 × 127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5千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442-6056-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前言

准备工作告一段落，我等待着风车转动的那一刻到来。工作得那么辛苦，手臂上的肌肉如火烧般疼痛，好在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风车上的所有螺栓都加固了一遍，风塔在钢筋和塑料的重压下纹丝不动。看着眼前的风塔，我不禁产生了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风车建成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人们从村里各处纷至沓来。生意人在货摊上看到它，匆匆收拾好货物便赶了过来。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人们走进山谷，聚集在风塔的阴影下。我认出了这一张张面孔，其中有些人几个月来一直都在笑话我，现在他们还在窃窃私语，少数几个甚至还在偷笑，更多的人期待着看我的洋相。该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风车了。

我左手拿着连了电线的小灯泡，凭右手的力量登上了风塔的第一级阶梯。柔软的木头在我身体的重压下咯吱作响，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缓慢而充满信心地继续向上攀登，直爬到风车粗犷的骨架才停下脚步。风车的塑料叶片被烧得发黑，钢筋龙骨牢牢地用螺栓固定住。我停顿了一下，在田野和群山的映衬下观察着风车上的锈斑和油漆。风车上的每个零件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它们在惊恐中被人丢弃，现在又同我一起获得了重生。

两根电线从风车的轴心垂下来，随着微风轻轻地舞动。如同我经常设想的那样，我把它们磨损的尾端与灯泡的电线连接在一起。风车下的人们像叽喳乱叫的鸟儿一般喧闹起来。

“安静一下，”有个声音在说，“让我们见识见识这个男孩到底有多疯狂。”

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把下面的吵闹声完全淹没，然后演变成一股恒定的强风。大风卷起了我的T恤，脚下的阶梯在风中不住地摇晃。我集中精力，把一段用来固定风车叶片的铁丝取了下来。摆脱了束缚后，轮轴和叶片在风力的推动下渐渐转动起来，开始很慢，然后越转越快。最终，风车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开始跟着摇晃。我的膝盖一阵发软，但我坚持着没有动摇。

千万别掉下去啊！

我紧握连着电线的小灯泡，等待着奇迹的发生。起初我的掌心出现了一点微光，接着光亮突然绽放出来。所有人屏住呼吸，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孩子们拥上前来纷纷想看个究竟。

“这东西真的能发电！”有人说。

“是啊，”另一个人说，“他真的做到了。”

在发现科学的奥秘之前，我的生活被巫术所占据。

巫术和与之相关的神秘事件不断在我身边出现，构成了我童年时代的最初回忆——要不是爸爸把我从生死关头救了下来，那我今天取得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年我才六岁，一个人在村里的路上玩，几个放牛娃载歌载舞地朝我走了过来。当时我们家住在卡松古^①附近的马斯塔拉村的一个农场里，那几个孩子是为邻近的农场主放牛的。他们说早上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满是口香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绝对想象不出我有多么喜欢口香糖。

“我们分给他一些吧？”有个放牛娃提议道。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枯叶落在头上也浑然不觉。

“为什么不？”另一个孩子说，“他已经等不及了。”

男孩把手伸进口袋，从里面抓出一把口香糖，然后每种颜色挑出一颗扔进我手里。我忙不迭把它们全都塞进了嘴里。放牛娃离开的时候，一股甘甜的糖浆沿着我的下巴滚落下来，把衬衫都浸湿了。

^①马拉维中部城市。

第二天我在芒果树下玩耍时，一个生意人停下自行车，和站在路旁的我爸爸攀谈起来。他说前一天早晨自己在去市场的路上掉了个布袋。当他意识到并折回去寻找时，发现有人已经把布袋拾走了。他还说那只袋子里装的是口香糖。生意伙伴告诉了他几个放牛娃在村里分发口香糖的事，让他非常生气。这两天他一直在周边地区找那些孩子。最后他令人毛骨悚然地威胁道：“我已经去见过辛亚加了，吃过那些口香糖的人马上就会后悔的。”

辛亚加是村里的巫医。

我早就把口香糖咽下肚了，唇齿留芳的记忆突然间变了味。我心跳加速，开始狂冒冷汗，趁没人注意时偷偷溜进家后面的小树林，靠在树干上，想把口香糖从身体里弄出来。我又吐又呕，还把手指伸进喉咙，想以此赶走诅咒。最后，我累得快虚脱了。吐出的唾沫星子使脚下的树叶都变了色，我赶忙用泥土把它们埋了起来。

但没过多久，乌云突然遮住了太阳，我觉得巫医那只充满魔力的大眼睛似乎正透过树丛观察着我。我只不过吃了几颗口香糖，他就用巫术控制我了。晚上，女巫们一定会把我从床上带走，送上她们的飞机，强迫我在魔幻战场上打斗直至灭亡。当我的灵魂飘向云端时，身体会渐渐冰冷。对死亡的恐惧突然紧紧攫住了我的心。

我开始痛哭起来，双腿一动也不能动。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滚落，毒药的气味充满鼻腔。恐惧在顷刻间遍布我的全身。我竭尽全力逃出树林，试图避开那只充满魔力的大眼睛。在我慌不择路地跑回家时，爸爸正靠在墙上剥着玉米的苞叶。顷刻间我真想投入他的怀抱，使自己从魔鬼的掌控中摆脱出来。

“我吃了口香糖，”我已经泣不成声了，“我吃了捡来的口香糖。爸爸，我不想死，别让魔鬼把我夺走。”

爸爸看了我一眼，然后摇了摇头。

“你吃了捡来的口香糖吗？”他随意地问了一声，而后露出微笑。

爸爸难道没意识到我做了什么吗？

“别担心。”说着他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爸爸是个高大的人，每次起身膝盖骨就会咔咔作响。“我会找那个生意人解释，这件事一定会很好地解决的。”

那天下午，爸爸步行八公里到了一个叫马萨卡的地方。他把发生的事告诉了那个生意人，说那些放牛娃在路上遇见我，把捡来的口香糖分给我吃。然后爸爸二话没说，把整袋口香糖的钱都给了生意人。那可是他一星期的收入。

我得救了。晚饭后我向父亲问起诅咒的事，问他是否相信我真的在劫难逃了。他突然收起笑容，变得非常严肃。

“当然，幸好我及时把你救了回来。”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也被逗得笑逐颜开。他的胸膛起伏着，身下的椅子也跟着咯吱作响：“威廉，谁知道你会遇上什么事呢？”

爸爸体格健壮，从来没被巫术吓倒，但他知道许多关于巫师的故事。在没有月光的黑夜里，我们会点燃一盏灯，聚集在客厅里。我和姐妹们围坐在爸爸脚边，他会把世界的发展史以及巫术对人类的影响告诉我们。在土地贫瘠的地方，仅靠宗教和人类自身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弥补这种失衡的状态，巫术作为第三种强大的力量存在着。爸爸说，巫术不像大树或是提水的女人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而像飓风和横跨在小路上的蜘蛛网一样难以捉摸。对于我们来说，巫术是存在于故事里的东西，而我们最喜欢听的故事是《穆瓦塞酋长和卡松古战役》。

十九世纪早期至今，我们切瓦人一直是非洲中部的统治者。在战争频发、疾病肆虐的那些年里，我们从刚果南部高地迁移到了丰

饶的非洲中部平原。

那时在村庄的西北部，有头暴戾的黑犀牛称霸一方。它比三吨卡车还要庞大，和爸爸手臂一样长的牛角尖端锋利得像匕首。村民和动物共用一汪水塘，黑犀牛会把身体潜在水中等待着村民的到来。到水边取水的大多是妈妈和妹妹那样的妇女儿童。当她们把提桶放入水塘时，犀牛就一跃而出，用强有力的蹄对她们又踢又踏，最后现场只留下血迹斑斑的破衣烂衫。短短几个月内，恐怖的黑犀牛杀害了一百多人。

一天下午，有个切瓦族的王室少女在水塘边被黑犀牛踢死。酋长得知后非常愤怒，决定即刻采取猎杀行动。他把长老和武士们集中起来商量计划。

“那头犀牛真是个祸害，”酋长说，“怎样才能除掉它呢？”

长老和武士们想出了许多点子，但都没能让酋长满意。最后，他的一位助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利隆圭^①有个我认识的人，”他说，“这人不是酋长，但他有把阿宗古^②用的手枪，也非常擅长巫术。我相信他的法术绝对能够击败那头黑犀牛。”

助手所说的人叫穆瓦塞·奇法祖，他法术高超，整个王国的人都知道他的盛名。穆瓦塞是个会巫术的猎人，他的名字有“草丛杀手”之意，因为他可以把自己伪装成田野里的草丛，伺机捕杀猎物。酋长的手下徒步走了一百多公里，去利隆圭向穆瓦塞求救。最后他同意向卡松古的兄弟们伸出援助之手。

某天早晨，穆瓦塞在日出前到了水塘边。他站在岸边的杂草丛中，把神水洒在身体和枪上。紧接着他连同那杆枪倏地不见了，

①马拉维首都。

②中非人对白人的泛称。

化为微风中的点点音乐。十几分钟后，黑犀牛咆哮着翻过大山，大摇大摆地向池塘走来。当它把庞大的身躯浸入水中时，穆瓦塞悄悄地爬到它身上，对着它的后脑勺就是一枪。黑犀牛当场瘫倒，一命呜呼。

人们立刻举行了庆祝仪式。整整三天，附近的村民们尽情地享用着夺走一百多条性命的怪兽的肉。仪式进行到高潮部分时，酋长把穆瓦塞带到群山的最高处，俯视着切瓦族统治的地区。这座山名叫瓦拉尼耶，意为“美味苍蝇之岩”，其名取自山顶的岩石和树丛间肥美可口的苍蝇。

站在美味苍蝇之岩上，酋长指着山下一片绿油油的土地，转过身来看着穆瓦塞。

“因为你杀了如此恐怖动物，我有一样奖赏要给你。”他说，“山这边可以看见的地方我准备全都赏赐给你。把你的家眷带来，就以此地为家吧，现在这里是你的领地了。”

于是穆瓦塞回到利隆圭把家眷带了过来。没多久，他就建立起一个物产富饶的独立王国。庄园里出产的玉米和蔬菜供应整个部落还绰绰有余。他的臣民身体健壮，武士个个精神抖擞、令人生畏。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南非的祖鲁王国爆发了一场纷争。祖鲁王萨卡的军队对周边地区展开了侵略。残酷的战争使上百万人被迫迁徙外地，其中就有恩戈尼族。

恩戈尼族向北走了好几个月，最后在切瓦族肥沃的领土上扎下根来。由于到哪儿都待不了太久，饥饿常常伴随他们左右。他们只能到更北的地方向穆瓦塞酋长寻求支援，而酋长也经常用玉米和山羊款待他们。某天，接受了穆瓦塞酋长的馈赠后，恩戈尼族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商量起来：“怎样才能永远吃上这种好东西呢？”

有人说：“把切瓦族灭掉就行了。”

恩戈尼族当时的首领是纳旺比酋长，他计划攻克美味苍蝇之岩，

并把在山峰上看得见的所有领土都据为己有。不幸的是，他们压根儿不知道穆瓦塞酋长所具有的巫术。

一天早晨，恩戈尼族的战士披着兽皮，拿着盾牌和长矛上了山。穆瓦塞酋长麾下的武士们在几英里之外就认出了他们。武士们化身绿草，在入侵者接近美味苍蝇之岩时，用利刃和长矛将他们消灭殆尽。最后一个阵亡的便是纳旺比酋长。因为这个原因，原来的美味苍蝇之岩更名为恩古鲁·纳旺比，意为“纳旺比在此阵亡”。这座山屹立在我家所在的村庄旁，俯瞰着卡松古。

这些故事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爸爸讲的故事都是从他的爸爸那儿听来的。爷爷非常老，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出生的了。他的皮肤干燥龟裂，两只脚像石头刻出来的一样。他的长大衣和裤子打满了补丁，像树皮一样粘在身上，似乎比他的年龄还大。他用玉米叶和烟草卷雪茄，双眼因为喝卡查索而充满了血丝。“卡查索”是一种烈性玉米酒，体弱的人喝了甚至会变瞎。

爷爷每个月会来探望我们一两次。当他穿着长大衣、戴着帽子在树林中出现时，唇边总会冒出一缕青烟，好像森林长了脚朝我们走来一样。

爷爷讲的又是另一番故事。他年轻时——政府还没推广种植玉米和烟草——我们这儿的树林非常茂密，外来者常会在里面迷路，失去了对时间和方向的感知。树林里黑压压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羚羊、大象、鬣狗、狮子和猎豹等野生动物都以树林为家，使这里变得越发凶险。

爷爷小的时候，他祖母被狮子攻击了。老人家当时正在树林边缘驱赶野猴，一只母狮悄悄朝她扑了过来。村民们听到她的求救声，纷纷敲起鼓来——不是跳舞和举办仪式时那种快节奏的鼓点，而是

一种缓慢而严肃的鼓声。村民们把这种敲击声称作“穆萨达维”，意思是“赶快过来吧”。这就好比拨打 911 报警电话，但来的不是警察，而是其他村民。

爷爷和其他人带着弓箭赶到现场时，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他们看到一头体大如牛的狮子把老人拖进荆棘丛生的树林中，然后像扔死耗子一样把尸体扔进了灌木丛。接着它转身面对着追赶者，发出一声令人胆寒的嚎叫后带着猎物消失了。老人的尸体从此再也没被找到过。

爷爷说狮子一旦尝过人血的滋味后，便会对人类产生兴趣，不把整个村里的人都吃完是不会罢休的。第二天早晨，有人把此事通报给当时统治我们国家的英国殖民者。他们派兵进入树林，射杀了那头母狮，还将尸首展示在村民广场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没过多久，爷爷独自在树林里打猎时见到一个被眼镜蛇咬死的男人。眼镜蛇藏在树上，在男人经过树下时咬了他的头。男人的皮肤马上变成灰色，没过几分钟就一命呜呼了。爷爷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邻近的村庄，那里的人就把他们的巫师带来了。巫师脚踏着死者的胸膛，把药物向森林四处抛撒。没过多久，几百条眼镜蛇从树荫下的湿泥里钻了出来，聚拢在尸体周围。它们都被巫师的咒语催眠了。

巫师蹲坐在死者的胸膛上，喝下一杯有魔力的麦片粥。粥汤通过他的脚流到毫无生气的尸体里。死者的手指开始蠕动，接着整只手动了起来。

“让我起来吧。”他从地上站了起来，面对着周围的蛇群。

众人检查着每条眼镜蛇的牙口，从中寻找杀人的那条。巫师通常会飞快地砍下作恶者的头颅，但复活的死者这次却大发善心，饶过了置他于死地的那条蛇。巫师的酬劳是三英镑，爷爷亲眼见证了

这一切。

爸爸年轻时经常和爷爷一起出去打猎。即便在那时，进入树林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猎人在出发前，通常要举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打猎总是由某个人发起的，人们把这个带头人称为“维尼·索科洛”。他把愿意参加的人从周围的村庄召集到一起，并决定打猎的时间和地点。宰杀猎物时，带头人也会相应地得到最好的那部分，通常是动物的后腿肉。爷爷就经常充当这样的角色。

打猎的前一天，带头人不能和妻子同床，甚至同处一室也不行。目的是尽可能集中注意力，并保证晚间的睡眠。精力分散会使人变得粗心，更糟的是，它会让人容易受到蛊惑。这天晚上，带头人会独自睡在邻居家，或者和孩子们一起睡在小屋子里。他会煮一罐混杂了根茎和草药的红玉米，并在第二天早晨分发给参加打猎的人们。这也是一种巫术，所有人都相信这样能让自己远离危险。

出发前猎人会叮嘱妻子在他回家前不要出门，最好躺在床上睡觉。他们觉得这样做会让猎物们也进入梦乡，从而降低捕获它们的难度。

小时候穿过树林时，我倒不担心碰上眼镜蛇或狮子，因为它们大多已经消失了。但没被砍伐的林子里还潜伏着其他危险，而在宁静空旷的田野里，树木的鬼魂似乎还未散去，正如歌如泣地低诉着什么。独自去那里时，我最怕遇到“古勒·万库鲁”。

古勒·万库鲁是一群神秘的舞者，他们应酋长之邀在葬礼和切瓦族男孩的成人仪式上表演。据说古勒·万库鲁是去世祖先的灵魂，他们在阴间复活，到人间四处游走。不再是人类的他们拥有动物的皮肤和怪兽的脸——有的像面部扭曲的魔鸟，有的像惊声尖叫的恶魔。

古勒·万库鲁表演时，人们通常只敢远远地偷看几眼。他们通常踩着高跷从树林深处出现，居高临下地望着人群，用不同的语言大声尖叫。一次，他们中的一位甚至像蜘蛛似的头下脚上倒爬上一根杆子。每当古勒·万库鲁跳舞时，似乎有一千人在他们体内，而每个人都在朝相反方向舞动。

古勒·万库鲁不表演时，会在树林和沼泽里寻找小男孩，把他们带回墓地。我不想知道男孩们在那儿会遇上什么。甚至连提到古勒·万库鲁也会给人带来坏运气。如果你敢背地里怀疑他们，比如对人说：“看看他们的手吧，和我一样是每只手五根手指。那些家伙才不是鬼魂。”这时只有上帝才救得了你了。总之，对他们心生怀疑绝对会遭到诅咒。古勒·万库鲁只接受酋长的邀约，因此没人能保护你。当他们在村子里出现时，女人和孩子都会丢下手里的活计，逃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有个会巫术的舞者出现在我家院子里。他像公鸡一样高昂着头，像蛇一样嘶嘶地叫着。他的头上裹着个面粉袋，只在嘴巴和鼻子的部位留了长长的出气孔。当时爸爸妈妈都在地里干活儿，我和姐妹们躲到树的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他偷走了我们的一只小鸡。

（不怕古勒·万库鲁的动物只有驴。如果驴看到这些舞者，会把他们赶到树林中，用强有力的蹄子猛踹他们。别问我原因，但那些驴确实非常勇猛。）

每次横穿树林时，我都试图像驴子朋友一样勇敢无畏。但巫师巫婆从不暴露真身，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把陷阱设在哪儿。在他们施法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巫术会以不同面貌显灵。恩奇斯县^①外面的公路上据说出现过二十英尺高的光头男人，一开始只有两三个，

^①马拉维中部地名。

后来增至十几人。到了晚上，同一条公路上会有幽灵卡车开过，车灯闪耀、引擎轰鸣，速度非常快。但人们只能看到车灯，并不能看到卡车的实体，路上也不会留下轮胎印。如果你正巧开车从那里经过，你的引擎会立马熄火，直到天明才恢复正常。

被施了巫术的鬣狗会在晚上到村子里徘徊，用锋利的牙齿掳上好几头公羊，把它们送到巫师那里当祭品。被施了巫术的狮子会被巫师派去咬死那些欠他债的人。拖拉机大小的蛇会在田野里等待着你的到来。

但对孩子们来说，还有更大的危险。如同我刚才提到的那样，巫师让孩子们帮自己施展巫术，每天晚上那些孩子们又潜伏到村庄里寻找新猎物。他们会用美味的肉食诱惑其他孩子，告诉他们这是通往天堂的唯一路径。孩子吃下那些肉后才发现那是人肉。但为时已晚，巫师的邪魔已经附在你身上，你会一直被控制，永世不得翻身。

巫师除了施咒和报复之外，还会彼此斗法。巫术王国因此纷乱四起，造成大量伤亡，于是孩子成了他们最好的工具。

孩子们被送上巫术飞机，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分钟就能到达赞比亚或伦敦。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巫师变作飞机：木碗、泥罐或一顶简简单单的帽子。孩子们有时会被派到敌方家里检验他们的能力。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杀死，就由胜利的巫师处置，并被升级成更为强大的装备。其他晚上，孩子们会被派到别的阵营里和那儿的孩子比武。遭到诅咒的孩子会在我从没听说的场地上把人头当球踢，展开一场神秘的足球赛，以此争夺几大杯人肉。

从口香糖贩子那里逃脱后，我非常害怕会再次被人逮到，于是想了好些保护自己的方法。我知道巫婆和巫师对金钱都比较过敏，

因为对他们来说钱比最危险的敌人还要可怕。与钱的接触会夺走他们的法力，使他们成为普通人——而且是赤身裸体的普通人。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常把克瓦查^①纸钞画在墙壁和床垫上，保护自己和家人在夜里不至于遭到突袭。如果他们突然被一个赤身裸体、仓皇逃窜的人惊醒，就说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另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跪在床前祈祷自己的灵魂保持洁净。我以前也常这么做。巫术飞机没法看到祈祷者的家，因为它们似乎被云遮住了。

“爸爸，请在我房间的墙上画上些克瓦查纸币吧，”有天下午我向爸爸乞求道，“不然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

爸爸知道许多与巫术有关的知识，但从不会让它们统治自己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显伟岸。父母每星期都会把我们带去长老会教堂，他们觉得只有上帝才能最好地保护我们。父母告诉我们，一旦被巫术控制，你就永远体会不到世界上其他的乐趣了。我们敬畏诅咒的力量，但我们一家相信，信仰一定能战胜并超越它。

那天下午爸爸停下手里整修篱笆的活儿，说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他接着说：“一九七九年我做生意时，有次坐在小卡车的后车厢里去利隆圭卖干鱼，和我同车的还有好几个人。卡车突然失去控制，把我们几个一块儿甩了出去。摔到地上后我们发现，失控的卡车正径直朝我们翻滚而来。我当时在心里默念：我的死期到了，看样子这回是逃不过去了。但就在卡车即将轧过我的身体，把我碾成肉酱时，它突然停住了。我甚至还伸手摸了摸车的铁壳。几个人死在了草丛里，但我身上却连一丝伤痕都没有。”

他转身看着我，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①马拉维货币。

“发生过这种事以后，你让我如何相信巫术和魔法呢？我认识的一个巫师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故，但他却死了。我是被上帝拯救的。儿子，你可以敬畏巫术，但一定要给我记住：在万能的上帝面前，巫术是不堪一击的。”

我相信爸爸的话，却又很想知道他的说法在电影中的孤胆英雄兰博和美国武术高手查克·诺里斯身上是否适用。那年夏天，他们的影片在集市上放映，在村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这两个人在集市电影院放映的影片里频繁出现。叫它电影院，其实不过是间放了几条长木凳、一台电视和一台影碟机的茅草屋而已，所有人也因此把这种娱乐活动称为“放录像”。每当夜幕降临，那里就会上演许多或美妙或奇怪的场景。但晚上我是不能外出的，所以那些事一概与我无关。我只能通过住得离电影院近或父母不那么严格的同伴来解馋，他们通常会在第二天见到我时把前一天的电影内容告诉我。彼得·卡芒加就是其中的一位。

“昨天晚上我看了世界上最棒的电影。”彼得说，“兰博从山顶上往下跳，但下山后他仍然与敌人展开枪战。所有对抗他的人都死了，大山也灰飞烟灭。”他抓起一把假想的冲锋枪，朝玉米堆射出一连发子弹。

“太遗憾了。”我说，“他们会在白天放这些片子吗？我可什么都没看过！”

兰博和三角洲部队的英勇事迹让许多人困惑不已。他们无法想象两三个人怎么能逃脱一整支部队的追击，还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终结者》的上映更是震撼了所有人。彼得第二天遇见我时，仍然在震惊的状态中无法自拔。

“威廉，昨天晚上我看了部完全理解不了的电影。”他说，“那个人全身都被击中了，却依然活着。敌人把他的胳膊和腿都炸飞了，